

書叢國中代現

# 路出的命革國中

著奇子熊

版出社國中代現

1928

現代中國叢書

中國革命的出路

熊子奇著

新東方書店發行

1928

# 中國革命的出路

民國十年十一月一日初版

實價大洋二角五分  
外加酌酌運費

著作者

熊子奇

出版者

現代中國社

發行者

上海老靶子路永吉里  
新東方書店

分售處

各省各大書坊

# 中國革命的出路目次

## 上篇 怎樣發展國家資本？

**第一節 為什麼要發展國家資本？**

**第二節 個人資本的壽命診斷**

**第三節 殖民地半殖民地有發展個人資本的可能！**

**第四節 中國農業經濟凋敝的狀況**

**第五節** 小商人，手工業者的狀況若何？

**第六節** 新式商工業的狀況若何？

**第七節** 歸結點，必然只有發達國家資本的一途

**第八節** 發展國家資本的幾個原則

## 下篇 中國對外貿易的對策

**第一節** 中國過去的協定關稅

**第二節** 英國的自由貿易

**第三節** 大陸的保護貿易

**第四節** 保護政策的變質

**第五節** 歐戰後帝國主義的貿易政策

## **第六節**

**蘇俄的貿易政策**

## **第七節**

**中國究竟應施行何種貿易政策？**

# 怎樣發展國家資本？

## 第一節 為什麼要發展國家資本

這裏所說的國家資本，開始就得鄭重聲明的，不是現今那些擡持資本主義最後階級段的日本、德意志、意大利等等所謂國家資本主義的國家資本，乃是半殖民地的中國在革命過程中所急待發展的國家資本。半殖民地的人民在掙扎中所要樹立的國家，當然不是金融資本階級的國家，也不是豪紳士大夫等所要

維持的半封建的國家，而是工農城市小工商業者聯盟的國家，要是以這樣的國家而發展國家資本，才是中國革命意義的真諦，才是經濟平等的光明路，否則只是金融資產階級的一個附庸國，豪紳士大夫的一個返魂術，於工農何有？於城市小工商業者又何有？徒然很迅速地更逼近吸血鬼而受其犧牲罷了。

本來所謂國際的平等，政治的平等，經濟的平等這三大原則，正是半殖民地的國民革命的靈魂，也是半殖民地的國民革命的目的，若是人們主觀上有所取捨，有所輕重，那就完全失了國民革命的意義，也就說不上什麼絲毫革命的效率，誠如江西代表所說：「敝省自民二以來，備受軍閥蹂躪，滿望在國民政府之下，得到解放，不料担负則加重，福利則毫無，前此雖然不能安居樂業，尚可偷生求活，如今共黨慘殺，所過為墟，土匪橫行，幾無淨土，要求當局派兵防勦，未走先要開拔費，一到又要給養，結果尚是兵匪一氣，加增痛苦，想求再過偷生苟活日子，亦不可得，真是欲生不得，欲死不能，不知政府有何辦

法？（九月十二新聞報）』這恐怕不只是江西代表在說話，而是青天白日旗幟之下普遍的呼聲！真的，我們只看見到處的屠殺，到處的搜括，到處的騷擾，似乎看不出什麼革命的新氣象。說到國際的平等，只是日兵佔據山東，聽其屠掠，不平等條約仍然維持，只可修改。說到政治的平等，農人要減租，是赤化，工人要改善勞動條件，是赤化，恢復民衆運動也是赤化，擴大民衆運動，更是赤化，猶之過去的北洋軍閥呼國民黨爲亂黨一樣，亂黨與砍頭，就是他們必然的因果律，既作亂黨，必然砍頭，所謂赤化正是如此，既有這一個好的殺人的利器，必然而然的趨勢，似乎只有豪紳士大夫們才是黨的忠實同志，只有類似陳廉伯（滙豐銀行買辦）一流的，才是黨的忠實同盟，然而說到這裏，還有什麼？只有很馴順的靜在砧俎下候命！因爲一動彈就是赤化！

至說到經濟的平等，則更不知從何日說起！何以發生國際的不平等？何以發生政治的不平等？這個歸結點都是由於經濟的不平等。何以發生經濟的不平

等？這在第一個階段上完全基於自然環境的相異，例如豐富的煤層，只出產於英，美，德國等，鐵礦只出產於瑞士，西班牙，法蘭西等國，銅礦只出產於日本，西班牙，美利堅，墨西哥等國，棉花只出產於美利堅，印度，埃及，中華，俄領中亞細亞等處，小麥只出產於加拿大，美利堅，俄羅斯，羅馬利亞，塞爾維亞，匈牙利等處。因有自然環境的不同，才有經濟的構造不同；才有文化水準的高低；因有文化水準的高低，才有所謂征服的國家與被征服的國家，才有所謂農業國家屈服於工業國家，才有所謂帝國主義國家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。國際的不平等，就是由這樣發生的。所謂黑人就是黑人，在一定條件之下才成為黑奴，中華民國就是中華民國，在一定條件之下，才成為半殖民地的隸屬，這個條件，就是大的經濟關係促成的。至在第二個階段上，有的則因自然環境的優越，而生產技術與文化水準就一日向上一日，（其中自然亦必有適宜的條件），有的則僅僅靠着那自然環境一部份的有利條件，而作成社會

上的身分制度，藉以維持他們的現狀，如爲游牧民族，其身分必分爲活佛，王公，台吉（王公的家族），平民是納稅人，也是兵丁）奴才等項，若爲農業國家，其身分必分爲天子，公，大夫，士，庶，僕，皂，隸，輿，僚，台等項。他們通同把持了牧場和土地之後，就無異把持被治者的咽喉，誰個敢妄行掙扎？

而且動不動就有喇嘛，儒牧等來宣布所謂王公的德政，所謂身分的倫理，那個不死心踏地的認爲耐着了現實的苦痛，即可希冀未來的幸福？妙！毒！雖說產業先進國早已把價廉物美的拍擊砲搭到中華來，早已望到待殲化的封建社會的要壽終正寢，而豪紳士大夫們最後的掙扎，依然還有「以下犯上者殺」，「作奇技淫巧者殺」，「說地球自動者殺」等等的精神，並且是日暮途窮的變本加厲！豪紳士大夫呵！你們的基礎——農民，手工業者，小商人——已爲帝國主義的重砲搗毀無餘，你們自己又加之以苛捐雜稅的收合餘燼，你們不啼自己挖就了墳墓，而日日逼近墓道，偏偏每日還在夢想你們過去的黃金世界，真是「多見

其不自量」！尤其是你們複古的無政府主義也好・尊孔的復舊主義也好，偏還侵入到國民革命的隊伍來，偏也成爲國民黨的忠實同志，這簡直要把總理四十年的革命精神付之流水，要把一部血染紅的三民主義來化作喇嘛的神教，孔門的忠孝，以便維持垂死的身分制度，垂死的政治地位，怕事實不允許罷！畢竟這是中國國內政治不平等的大概。

據上所述，國際的不平等，政治的不平等，都是根源於經濟的不平等而來。那末，只要獲得經濟的平等之後，一切國際的政治的不平等自可解決無餘。

可是事實上決沒有這樣簡單，我們知道，某種經濟狀況必然產生某種經濟制度，是某種經濟制度，不能不說是某種經濟狀況的副因，然而這種副因，在經濟狀況本身說，也是發展的，也是束縛的，在人類社會的關係說，也是解放的，也是桎梏的。比如歐美的產業先進國，當其產業在發展過程中的時候，一切封建的，基爾特的遺骸，並伴着封建的・基爾特的所有過渡階級，固不能不忍受

著巨大苦痛，然一朝產業發展到完全有了自由競爭的機會，這在經濟狀況本身說，不能不是一個大發展，在人類社會的關係，也不能不說是一個大解放。

可是自由競爭發展到了一定限度，即從自由競爭變爲私的獨占（脫辣斯，加帖爾）以來，於是只有經濟的塊壘在橫衝直撞，經濟狀況的本身，已呈現束縛的徵候，至人類社會的關係，當然更不用提，大部分已跟着經濟的束縛而受其桎梏了。到了這一個期間，資本主義的國家，幾幾乎要走到末路，偏是資本主義內包的成熟之後，必然又要促進資本主義之外延的成長，這個外延的成長，就是文明國家征服野蠻國家，工業國家征服農業國家。資本主義也賴有這個外延的生長，才將本國經濟的束縛，勞動者的桎梏，一一轉嫁於所謂野蠻國度內，農業國度內，而延長其本國資本主義的命運並緩和勞動者的問題，這即是帝國主義存在的條件，也就是農業國家被迫爲半殖民地的條件。

顧資本主義之外延的成長，本也就是經濟的成長，然而農業國家與野蠻國

家開始接觸該外延的時候，亦只是與經濟的塊壘相周旋，不曰通商，便曰傳教，不是條約，便是協定，這明明都是一些城下之盟的賣身契約，偏是帝國主義者認為是野蠻國家與農業國家應遵守的國際信義，應維繫的國際道德，（試看中日通商條約日帝國主義者的解釋），若有半殖民地的奴隸們喊幾聲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口號，作幾回遊行示威的運動，就大驚小怪的什麼路透社，電通社等都以不得了的口氣說道：「那裏是國民革命！完全是共產黨操縱，完全是第三國際的指導」，好了，這樣不來，正合封建的豪紳士大夫的口味，停止民衆運動，取消反帝國主義的口號，不然，就不配稱為國民革命，也不配與帝國主義者成聯合戰線（漢口某主席宴領事團講的），若有上述行徑的，就是赤化，槍決，屠殺，革命的民衆們！我們先是說要經濟的平等，我們最低的限度，不先將這為經濟副因的什麼賣身契約不加以斬釘截鐵的廢除淨盡，我們何由實現經濟的平等？否則都是騙人的話！

再農業國家自接觸工業資本主義以來，與工業資本主義之外延的成長，是反比例的日加沒落，即工業資本主義之外延的成長越是加速，其工業國家內之經濟的束縛，勞動者的桎梏，就越能發展，越能解放，雖然其發展和解放也有一定的限度，反之農業國家內越是接觸工業資本主義，其豪紳士大夫們將越發以其身分的政治的優越，將更加保守，更加反動，於是經濟遂日益破產，社會關係遂日益解紐，被宰制的下層身分遂日益沉淪，而流爲土匪，流爲強盜，流爲娼妓，結果，勢必使這一大批失業的，要飯的一步步逼到直接向本國的豪紳士大夫們要生活，間接向國際帝國主義者要生活，這不是豫有的現象麼？所以爲要經濟的平等起見，也應該有計劃，有組織，澈底把那些農業經濟的副因所謂身分的，政治的一律肅清之後，經濟的平等才有實現的可能，否則也是騙人的話！

由此看來，國際的不平等，政治的不平等，雖都是基於經濟的不平等，然

而經濟的平等之先決的條件非先將前經濟的副因產除之後，即經濟平等的基礎都不可得，遑云實現經濟的平等？顧是文是在敘述怎樣發展國家資本，這當然就是爲實現經濟的平等之應有的步驟，然而業已成爲骷髏，從何處說得上營養？業已成爲帝國主義和封建集團的榨取場，從何處說得上爲要現經濟的平等而發展國家資本？故未入正文以前，先說一說爲發展國家資本的障礙，也不是無意義的。

## 第一二節 個人資本的壽命的診斷

因爲要實現經濟的平等，才要發展國家資本，這是毫無疑意的。但是這種辦法，究竟只是悲天憫人的主觀，覺得地位上的懸殊、階級上的差別，乃人類社會上一個極無恥，極可怖的一種畫圖，所以才有經濟平等的設施？抑是客觀上有了發展國家資本實現經濟平等的可能？若是全憑腦腔上虛構許多計劃，若是這些虛構的計劃也能實現，那聖西門，傅立葉，渦文等老早已製就了理想的

樂園。正用不着後來許多人日日呼喊改造社會，日日從事革命運動，即中國以爲「世風不古，江河日下」的先生們也可拿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」這十六個字的道統來革新中國，正用不着許多人來從事國民革命。

歸結一句話，發展國家資本，固然也要主觀的組織，但必先有客觀的條件○

說到客觀條件，我們現在且先用反表決的方法來證明，即個人資本有不有發展的可能，如個人資本仍有發展的可能，那就是說發展個人資本倒有了客觀的條件，反證發展國家資本的只是等於幻想，若是個人資本沒有發展的可能，那就是說個人資本主義已走到了盡途，反證發展國家資本的確有了社會的基礎試舉一二實例，加以說明。

我們先從國際方面說起，個人資本主義在現階段上一個最顯著的事實，就是所謂「資本主義的合理化」，表面看來，以爲實現了所謂「資本主義的合理化」，必定可以消滅資本主義之內在的矛盾，其實這都是外強中乾的白色恐怖的法